



秋 拾



廖泰民 于美国



序

金秋时节、“萧疏桐叶上，荫焯素彩寒。”当一番秋的颜色渲染了树枝，便是丰收的喜悦。菊有黄华，月有清高，谱写出来的是幽谷之中麦子成熟的芳香。天飘五彩云，地酿金华焯，劳动人民脸上的是五谷杂粮反射出来的辉煌。在这季节，只有劳动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喜悦以及期待。秋的季节来了，与他那一贯沉着的步伐一起，慢慢地融入你我的心房。



金秋之悲

秋风瑟瑟、树梢凌乱、凄凄凉凉。在这季节里，落霞与孤鹜（wù）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窗外。秋是浮华的，不给失落之人一丝喘息的机会，便让其看那稻谷、麦子齐畅。却不给你我留半片青山绿水。这样的秋是自私的！

在秋浮夸背后，是冬的阴谋。不如说是寒冷的依偎者！风吹过留下的是凄桑，是古老金黄王朝的悲哀！



傲黃雀山樵



元季四大家

為泰安州倅任

庶郡者為也

墨妙語又云此

詩賦篇



孫明仕於國初

以雪園作于

林欲看筆精

款是宗少文眼

秋之硕果

秋之硕果累累是五彩瓜果在含苞绽放之后的二次升华。在此时是人兽两界的尽情竞技。但是，逃离出物质的追求，是思想上的庞大风暴在金黄颜色下的熏陶。古往至今，多少文学作品便是在此情况之下愈见精华。关于秋感悟，从来就未曾被光阴消磨其菱角，反而愈见其真知。



沁园春·长沙

独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头。

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；漫江碧透，百舸（gě）争流。

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万类霜天竞自由。

怅寥廓，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

携来百侣曾游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

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

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。

曾记否，到中流击水，浪遏（è）飞舟？

在深秋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，我独自伫立在橘子洲头，眺望着湘江碧水缓缓北流。看万千山峰全都变成了红色，一层层树林好像染过颜色一样，江水清澈澄碧，一艘艘大船乘风破浪，争先恐后。广阔的天空里鹰在矫健有力地飞，鱼在清澈的水里轻快地游着，万物都在秋光中争着过自由自在的生活。面对着无边无际的宇宙，（千万种思绪一齐涌上心头）我要问：这苍茫大地的盛衰兴废，由谁决定主宰呢？回想过去，我和我的同学，经常携手结伴来到这里游玩。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，那无数不平凡的岁月至今还萦绕在我的心头。同学们正值青春年少，风华正茂；大家踌躇满志，意气奔放，正强劲有力。评论国家大事，写出这些激浊扬清的文章，把当时那些军阀官僚看得如同粪土。可曾记得，当年我们在那浪花大得可以阻止飞奔而来的船舟的激流中一起游泳？



為人

瘋樹

文 / 木心

木心
癸卯
冬
月
廿
二
日
於
滬
上

有四季之分的地域，多枫、槭（qì）、槲等落叶乔木的所在——那里有个疯子，一群疯子。

每年的色彩消费量是有定额的。

由阳光、空气、水分、泥土联合支付给植物。它们有淡绿淡绿的童装，苍翠加五彩的青春衣裳，玄黄灰褐的老来服。

它们就在露天更衣，在我们不经意中，各自济济楚楚，一无遗漏。

每年的四季都是新来客，全然陌生，毫无经验。以致“春”小心从事，东一点点红，西一点点绿，“春”在考虑：下面还有三个季节，别用得不够了。就在已经形成的色调上，涂涂开，加加浓——这是“夏”。

凉风一吹，如梦初醒般地发觉还有这么多的颜色没有用，尤其是红和黄（“春”和“夏”都重用了青与绿，剩下太多的黄、红，交给花是来不及了，只好交给叶子）。

像是隔年要作废，尤其像不用完要受罚，“秋”滥用颜色了——树上、地上，红、黄、橙、赭、紫……挥霍无度，浓浓艳艳，实在用不完了。

我望望这棵满是黄叶的大树，怀疑：真是成千成万片叶子都黄了吗——全都黄了，树下还积着无数黄叶。

星塘老人
白石





一棵红叶的大树也这样。

一棵又黄又红的大树也不保留春夏的绿。

就是这些树从春到夏一直在这里，我不注意，忽然，这样全黄全红整身招摇在阳光中（鸟在远里叫）

这些树疯了。

（开一花，结一果，无不慢慢来，枇杷花开于九月，翌年五月才成枇杷果）

这些树岂不是疯了。这秋色明明是不顾死活地豪华一场，所以接下来的必然是败隳——不必抱怨（兴已尽，色彩用完了）

如此则常绿树是寂寞的圣贤，简直不该是植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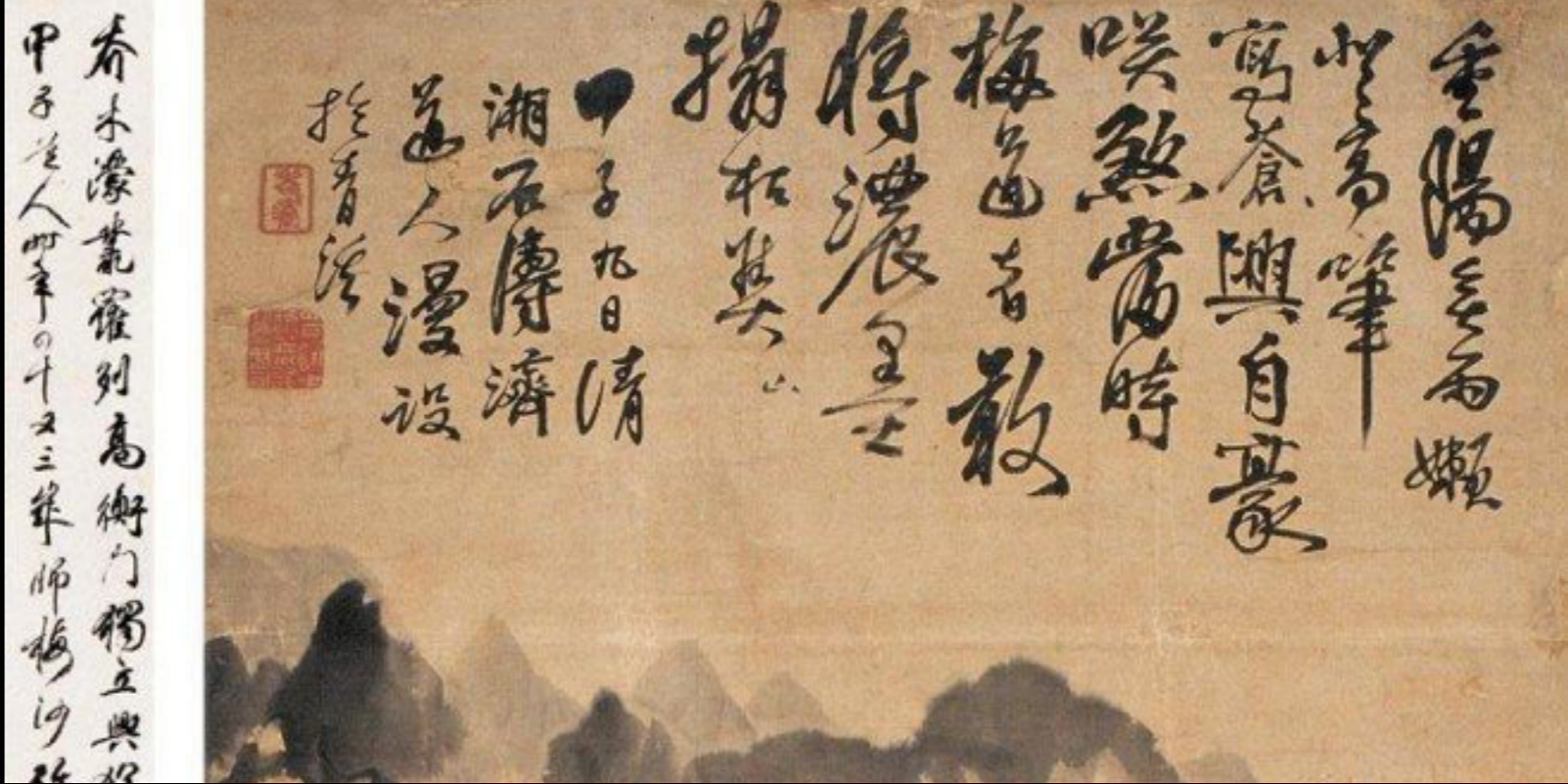
如此则这些疯树有点类似中年人的稚气，中年人的恋情——这流俗的悄悄话，不便多说。就是像。

一棵两棵疯黄疯红的树已是这样，成群成林的疯树……

我是第一个发现“大自然是疯子”的人吗？

那些树是疯了。

那些树真是疯了。



二重阳之下的丰收





《易经》之中把“六”定为阴数，把“九”定为阳数，九月九日，日月并阳，两九相重，故称之重阳。九九重阳，早在屈原的《远游》里便有记载：“集重阳入帝宫兮，造旬始而观清都”。这里的“重阳”是指天，还不是指节日。三国时魏文帝曹丕《九日》中，则已明确写出重阳的饮宴：“岁往月来，忽复九月九日。九为阳数，而日月并应，俗嘉其名，以为宜于长久，故以享宴高会。”

晋代文人陶渊明在《九日闲居》诗序文中写道：“余闲居，爱重九之名。秋菊盈园，而持醪靡由，空服九华，寄怀于言”。这里同时提到菊花和酒。大概在魏晋时期，重阳日已有了饮酒、赏菊的做法。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。皇帝要亲自到万岁山登高，以畅秋志，此风俗一直流传到清代。



重阳之日眺高望远在隋朝孙思邈《千金方·月令》之中便有详细的记载：“重阳日，必以看酒登高远眺，为时宴之游赏，以畅秋志。酒必采茱萸、菊以泛之，即醉而归。”登高望远好似只是孙氏一借口，其中妙意乃在丰收过后要三五好友，不求伯牙绝弦，但求畅谈人生，得以豪吃一碗十年酿好酒，以消来日多愁。这种野宴的方式快速地成为了生活之中的常态，从借口变为佳节。在南宋的《梦粱录》卷五载：“日月梭飞，转盼重阳。孟嘉登龙山落帽，渊明向东篱赏菊”。从此番记载之中便可看出古人们对重阳赏菊及登高观景的韵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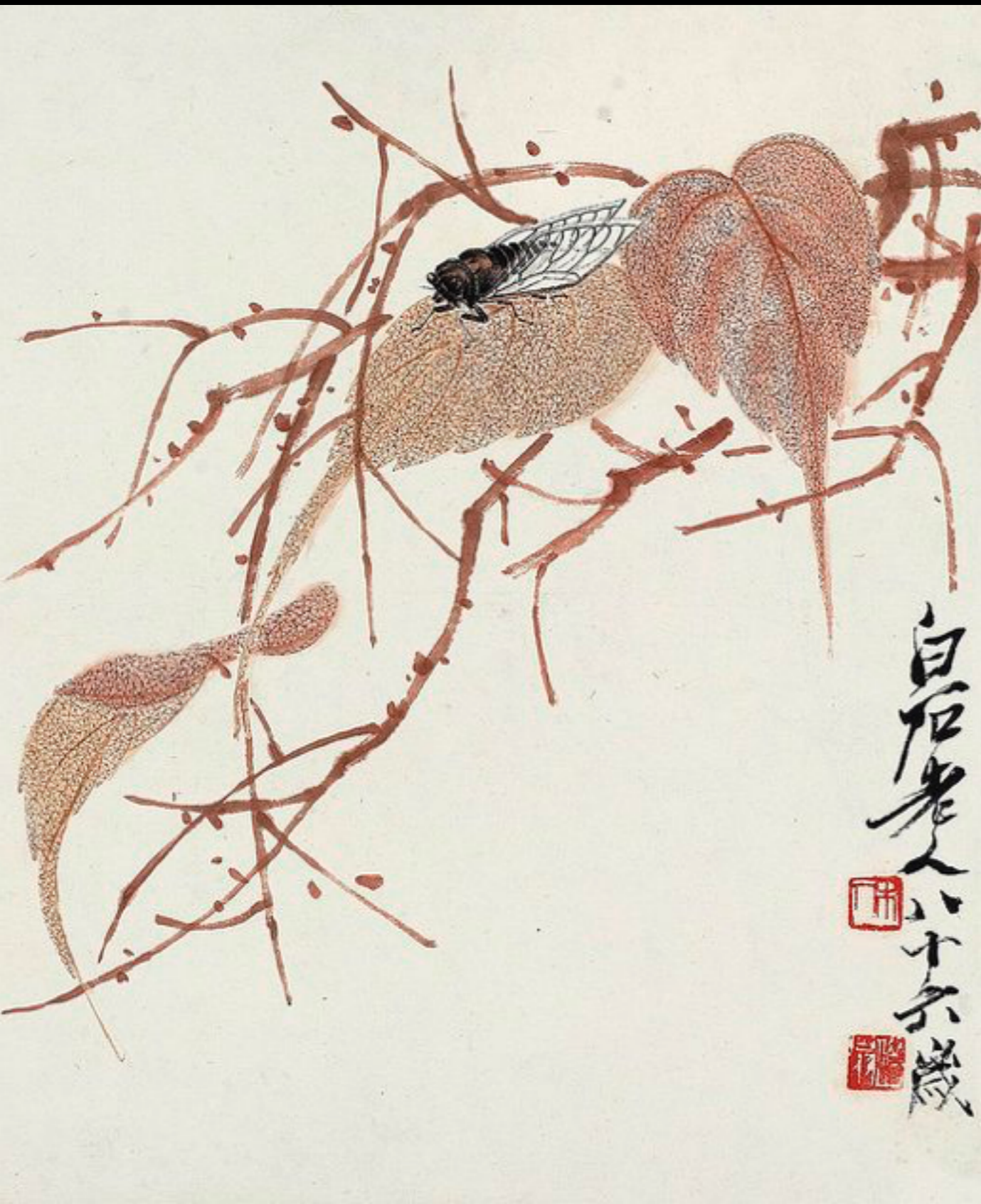
醉花阴·薄雾浓云愁永昼

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消金兽。

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橱，半夜凉初透。

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

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



薄雾弥漫，云层浓密，日子过得愁烦，龙脑香在金兽香炉中缭裊。又到了重阳佳节，卧在玉枕纱帐中，半夜的凉气刚将全身浸透。

在东篱边饮酒直到黄昏以后，淡淡的黄菊清香溢满双袖。莫要说清秋不让人伤神，西风卷起珠帘，帘内的人儿比那黄花更加消瘦。



堆秀山



北宋灭亡之后，宋徽宗在汴京建筑的“艮岳”毁于一旦，遗弃了大量稀世的太湖上疏石珍品。明朝万历十一年，明神宗朱翊钧命令工匠在御花园内堆奇石筑山，用的便是这艮岳太湖石，得名“堆绣山”。并在山顶建造一座奢靡的凉亭，赐名“御景亭”。这座上以太湖石筑山，下以溪水环绕为湖，中以三叠清泉为蓬莱的组合比紫禁城的实际建造还要大300岁。山的东西各有登道，弯弯曲曲、得以人生路途忐忑之意，拾级而上可达山顶御景亭。初登级时，甚感无路可走之困扰，到至巅峰忽然眼前一亮，四面八方般的视觉精致的浮于脑中。好似宋代诗人陆游的诗句般巧妙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亭子四方八匀，配以雕龙金漆柱，一斗二升交蕨叶斗栱，攒尖顶上覆翠绿琉璃瓦，黄色斗瓦剪边冲，鎏金宝顶佐以四面黄菊贺秋万寿无疆图扇门。四周绕汉白玉栏板雕九龙升天图。亭内天花藻井居中，面南设髹金雕龙金丝楠椅。



就是这样一个小亭子又有何稀奇？

順貞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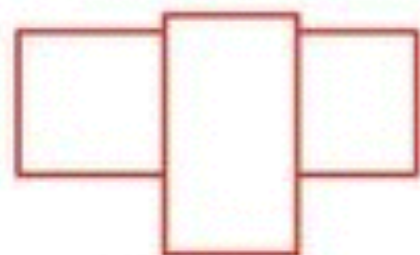
位育齋

延暉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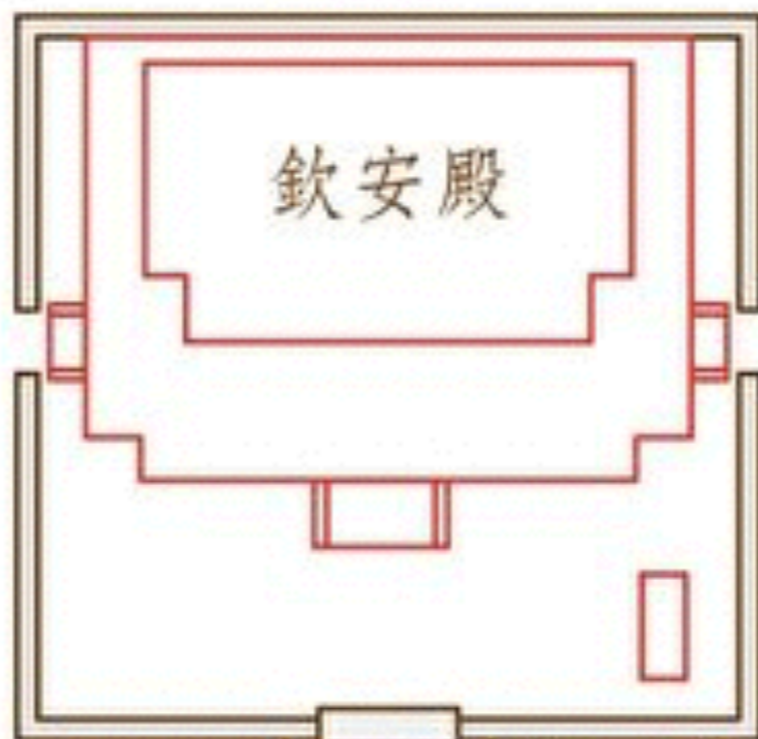
承光門

御景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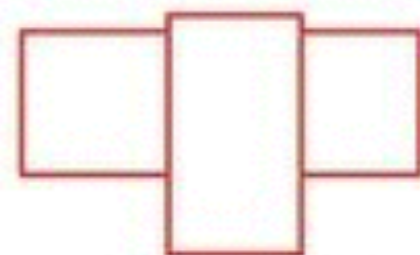
摘藻堂



澄瑞亭



欽安殿



浮碧亭



千秋亭



萬春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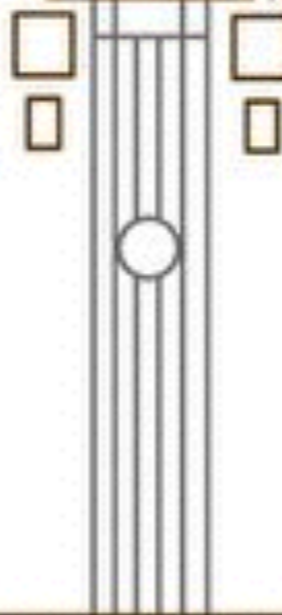


養性齋



絳雪軒

天一門



瓊苑西門

瓊苑東門

坤寧門

这座十米高的假山，甚至比五岳的地位都要有影响力。大家都知道，五岳乃中国的五大圣山，是佛教、道教及思想的中心。可是这座十米见方的小山确怎可与其相提并论？这座堆秀山是历朝历代皇帝与宫中嫔妃的御用重阳登高之处。此番习俗，一直延续到了清王朝的灭亡。原因是其的位置特殊，享得天独后之优势。因为地处御花园，又是其中的唯一一座山。大家都知道宫中嫔妃，一旦入宫就永生不得出宫，常常就只能活动于御花园等后宫区域。而这里就只有一座堆秀山，所以这也变成了重阳节的唯一去处。每逢中秋节和重阳节，皇帝都会带着宠爱的后妃登上御花园的堆秀山，在御景亭里赏月观景。近可揽御花园景色于眼底，远可眺望红墙黄瓦之宫阙。或许在他们眼中，这便是所谓的“天下江山”！



节气篇

白石山翁戲



畫本錄

白石山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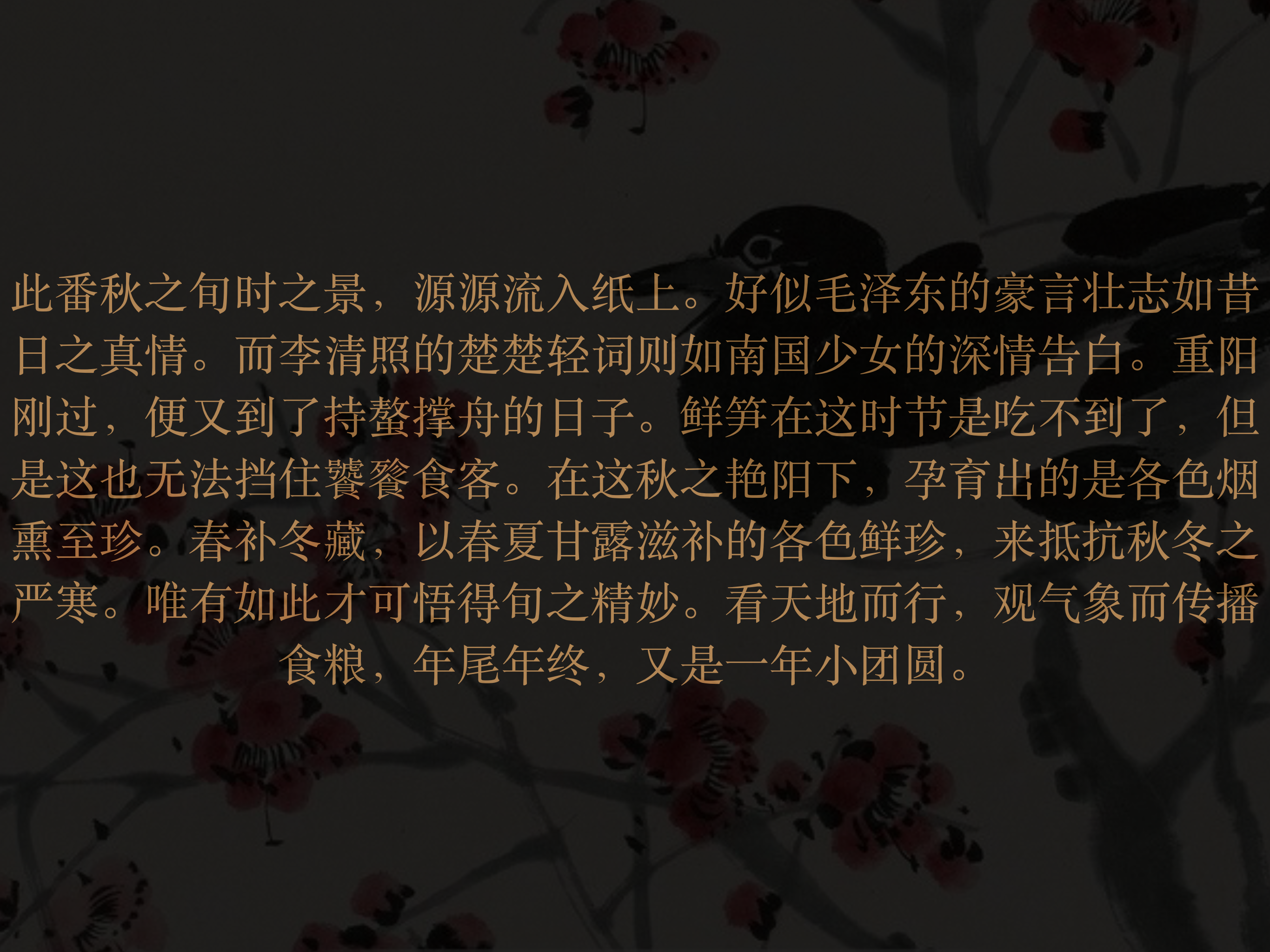


古人食蟹，不去亮如白雪之肉，但拾精细讲究之妙意。非名湖不食、非正时不取。五年养一蟹，只为重阳前后的一丝期待，为野宴增添唇舌上的享受。大自然的馈赠远远低于人们的需求，若是天气潮湿不佳，便与此番珍馐绝缘。想要见其真面目？明年方来！在《世说新语》中，有一段关于吃蟹品酒的记述：“得酒满载百斛船，四时甘味置两头，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矣！”此番率性恬淡的食酒观，是先人们追求闲情逸致的突出表现。持蟹把酒，既为逸兴使然，也是饮食的科学。





因为蟹性寒，烹饪时需加入一些紫苏叶、鲜生姜以解蟹毒，而酒性刚烈，可减其寒性。所以，蟹与酒，就结下了缘，这缘就越结越深，从古到了今。深到了什么程度呢？《红楼梦》中不会饮酒的林黛玉，赋诗《螃蟹吟》：“铁甲长戈死未忘，堆盘色相喜先尝，螯封嫩玉双双满，壳凸红脂块块香。多肉更怜卿八足，助情谁劝我千觞？”这个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，竟也在食蟹之后，饮了酒，且不是黄酒，而呷下一大口白酒。

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of a bird perched on a branch with red flowers.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, textured wash, and the foreground features delicate ink strokes for the bird and branches, with vibrant red flowers.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artistic.

此番秋之旬时之景，源源流入纸上。好似毛泽东的豪言壮志如昔日之真情。而李清照的楚楚轻词则如南国少女的深情告白。重阳刚过，便又到了持螯撑舟的日子。鲜笋在这时节是吃不到了，但是这也无法挡住饕餮食客。在这秋之艳阳下，孕育出的是各色烟熏至珍。春补冬藏，以春夏甘露滋补的各色鲜珍，来抵抗秋冬之严寒。唯有如此才可悟得旬之精妙。看天地而行，观气象而传播食粮，年尾年终，又是一年小团圆。



國亦強

青信湖山迥
峰屹道臨長
穴人亦伴來行
李自周祥記
為名和利却
蕭苦與忙年
陳失姓氏姓宗
近字庚
甲午新秋
馮題

處善月澹

